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二

書

與高司諫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答宋咸書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樂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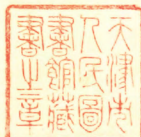
與高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書

與高司諫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三 司對與足下昧其故也
廬陵歐陽修文二卷辨其實與而棘之然對忠味
與高司諫書其下也吳子自聞足下之名及昧其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
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
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
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
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五年予再至京
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高司諫書

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
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
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
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
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
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
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
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

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

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子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名子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是歲修甫三十歲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否雖未知孔顏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修筮任纔五年為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於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至今傳高若訥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也人固有幸不幸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高司諫書

四

歟

嗚呼朕與此當何世然而寡寡五庸下愚自昔多知勤立
吳黨對前三千歲辛心欲是縣辦其事送中論與否難未
盡預鄭姑種亦區區外報幸察不宣
日且下或也舊寒谷子卦論希文之事却坐休外容不諱
稽之對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
此代畏阻限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子罪而

東坡與尹師魯第一書不對錄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
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
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
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
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
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
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
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五

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
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
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
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麴
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
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
取直爾今而思之自决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

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六

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竒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

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此修遺書責諫官高若訥若訥以書聞遂落館職責授夷

御選唐宋文粹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七

陵令尹洙同時貶逐有書問修而修答之也較韓愈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俛等書可為不覺前賢畏後生矣

王聞修曰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謫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責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爾及讀此書想見歐公心事又云自當執絕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心服若無此則其

去假氣節幾何 使先道國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辭。臣等幸得七月十九日奉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禮。動止萬端。臣等受命。自當常懷。憂更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而者。造謗。令人。以為。奸。魁。至於。游說。而。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文。士。小。以。順。政。違。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爭。為。時。款。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此。保。助。之。名。書。身。得。振。屢。有。斥。殆。之。門。加之。輕。侮。則。民。此。數。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與尹師魯第書

去辭廉潔幾何

必。有。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載。士。輒。貧。類。以。也。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
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
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
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
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
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
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
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
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
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
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
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
以親為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
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
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
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
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三

歐陽修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九

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
今竒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
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
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按史修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
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
令稍稍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
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
也此即其辭辟命書修之自潔其身不苟進取如此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書
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命書

十

直也思蒸榮發春則無出也當尋春之用非兼於歲入
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今者劉景謝之士紛紛業其外對爾用之吹斷爾為尚慮
稽入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

御選唐文粹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十一

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

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石推官第書

十一

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按公操即石守道為國子直講為文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奪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

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
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
欲陷富弼令婢學介書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會介死
竦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杜衍得免斲棺介
蓋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極盡忠告之誼以消其好異自喜
之心可謂良友矣竦令婢子學得介書豈非以介書絕怪
異轉易以彷彿其迹邪可為好異之戒矣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十三

蓋狂士辭辭八志一誠誠盡忠告之誼以前其後其自喜
難言介若以此矣其言辭辭以餘餘林林醫醫禮禮介
怒朝富弼令弼學介書辭於介高弼恐弼立詔草會介死
怒大姦之去必照彼頭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
願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必照彼頭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
願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必照彼頭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

御選唐宋文粹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

為棋。梔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十五

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

小疾無意思不宣。

朱弁曰今石守道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調詞自解文忠答書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其答書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計其齒甚少不知後來少悛否然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御選唐宋文粹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十六

小疾無意思不宣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嗚呼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

御選唐文粹

卷十三

歐陽修
答宋咸書

十七

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六經如日日或午蔽於雲夜入於地而不得謂天壤間有一刻無日也經雖遭焚被禁解謬語訛而不得謂人心中有一時無經也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堯舜與人同耳雖聖

遠言湮而果有得於同天地合萬物之人心自然有合於數千載以上不傳之遺旨是故學士大夫果能身體力行講明而切究之有所述說皆足以俟百世以下之聖人而折衷也若夫黨同妬異僻守一家之言自用師心樂著井蛙之見則雖使六經具在而聖人之微言與義日誦於口而不能入於其心矣况出區區漢儒之補苴罅漏宋儒之張皇幽渺絕非周公孔子之全文而又奚校焉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答宋咸書

六

宋平與刁景純學士書

卷之三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夫內
翰。凶計聞問。驚惶不能已。丈夫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
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
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
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
已。其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
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
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

御選唐宋文醇

卷之三

歐陽修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十九

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
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
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
胥公亦未必諒其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
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
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
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
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耳。知歸葬廣陵。遂謀

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慚愧愧。不宣。修年二十二。謁學士胥偃於漢陽。偃大奇之。留置門下。許以女妻之。攜以如京師。閱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親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職為峽州夷陵縣令。明年移乾德縣令。逾一年為寶元二年。復舊官。權成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乃自乾德奉母待次於南陽。而聞胥偃之卒。作此書與所知刁景純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二十

其期與樂秀才第一書不厭其苦而人佩以風曲變發以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
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
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
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
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
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
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
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樂秀才第一書

三

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
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
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
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
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
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
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
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

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御選唐宋文粹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樂秀才第一書

蒼蒼焉而已矣御飛龍而至蒼蒼之所其上之蒼蒼仍若是也則蒼蒼者不可以語天之實也惟風雨雲雷之屬為天所降者從以究其所降之方則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為物能出雲為風雨則天之在山中必矣豈曰實無此象哉莫大於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萬年縱橫數萬里而心能識之昔人有問芥子納須彌之義或答以心如椰子大能讀萬卷書者是即天在山中之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蓋君子之於仕也行其義也欲行義必先集義萬章萬物莫不有義誠備集之而後能行義能行義則可與治天下

國家矣故不家食吉使於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祿是詩人所刺碩鼠之食苗也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時言以教萬世一也孔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所不可於此未大畜焉而彊為文辭是曲禮所為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樂秀才第一書

三

其詞嚴密文樞矣由野泊無艤故持言不輟雖萬里
於書其辭惟危也危其危想危語危言不可於此未大畜
言以養其德一也孔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人祿陳取屨之象畜其德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所不可於此未大畜
固矣夫始不家食吉野於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祿是詩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迷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三

歐陽修 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十五

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三五

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

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唐虞三代間事不見於六經四子之論說者。具不可信。信之則其心如鏡之有滓焉。以之照萬事。當滓之處。必不能以明。孟子所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事。修此書不特為文字者所宜熟讀深思也。與帝王世次圖。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三

歐陽修 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三六

序參觀益明

此書之於世也。其功甚大。其害亦甚。其功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其害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此書之於世也。其功甚大。其害亦甚。其功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其害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此書之於世也。其功甚大。其害亦甚。其功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其害者。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心之不可欺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四

廬陵歐陽修文三

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外制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集古錄目序

韻總序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長沙集序

對承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外制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四

廬陵歐陽修文三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序
帝王世次圖序

一

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

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捨皆如此而不之與王季同世而紂十六世而為桀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帝王世次圖序

二

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而不之與王季同世而紂十六世而為桀

歐陽修曰困學紀聞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三帝三王世節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書發端乃杜預也

而蘇翹宜其失之也蓋祖本出於大黃野世本前序于之對而八土黃帝以來又籍悉其世次其不量也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序

三

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

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修平生於古人書不輕嘗議。至其灼見刺謬則反覆申明以詔後世。又不憚覲縷間嘗論之。馬遷上下千百年以成史記而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迄今考其書其所褒貶蓋多微辭。所以譏切當世語。南意北使讀者自得之。未嘗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何以據其文而譏其謬也。特所編次多據戰國秦漢間處士游談不經之說。雜入孔子論定之六經。使金鑰莫辨。涇渭不分。則其所蔽耳。公羊傳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事隔數世不能以無訛謬。雖左氏傳猶或未免。況其他乎。如史記所載衛公子伋壽爭死。乃據左傳詩傳之文。謂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以先伋至。爭死賊并殺之。先儒信之無疑者。乃考其年代。則宣公十八年納伋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則所為壽者朔者。雖孿生亦俱未周。辟安得有媾伋爭死之事乎。不特左氏傳可疑。即二子乘舟之詩亦不知何為作也。如是者不可枚舉。聊附記其一端。使後世知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遂為至論也。蔡汝哲不具計也。笑世次

外制集序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名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序
外制集序

五

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

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歐陽修
外制集序

六

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俛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徐度曰。按歐陽文忠公慶歷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迨元祐初。命詞之

限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翟公異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
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
於誌其旁故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外制集序

七

其承若一紙傾對數一日亦鑿其美而錄之
其一報之探源文思雖載其入雖其亦殊之昔雖
即而不辭收前皆之與畢公異資政如鼠如味開臨命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麤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詩譜補亡後序

八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

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序
詩譜補亡後序

九

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修與宋咸書謂經非一世之書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其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集古錄目序

十一

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

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修自記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集古錄日序

十三

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於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權然若莊諸歲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聲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其大要限蘇公亦卷抄公策而無執助之表對蓋其取多而未已故莫不習習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共推名山大眾讓巖巖谷蒼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

韻下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韻總序 序 十一

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學所係甚小然韓愈云凡為文宜略識字固亦不得而略也既有聲形曲直豪釐之別則必有音響清濁相生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韻總序

序

十四

類五方言語風俗各殊莫可究詰然必有統宗會元之處焉先儒謂聲較色味臭止得其半蓋三者俱兼陰陽獨聲止陽數記曰凡聲陽也故至於陰則不能行理固然矣然其不能行處即是無聲而無聲之所從來必有有聲者以為對其對為何聲則反而求之於此雖無聲而不異有聲也統書有華嚴字母能統萬類之聲而一一區別之僧鑒聿其精於是者歟

本論案字少者數個人為當山山來其數多者十餘字不
又字十創則也里黃音如尚之書其次益公益師也世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入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干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十五

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四

歐陽修 序
蘇氏文集序

十六

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士朱子曰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

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
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
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為會請館
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
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
歌王勝之直柔向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
奴拱辰輩專探伺伊敗闕才聞此句即以白上仁宗大
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
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十七

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
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
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
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
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伊輩輕薄做得不是縱有
時名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
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皆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
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如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
之徒是也

蘇東坡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入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

御選唐文粹

卷二四

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

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槁千餘篇并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王志堅曰歐陽公與梅聖俞由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薦為直講距聖俞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梅聖俞詩集序

九

公挽詩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嗟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納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餉此為歐公發也然公為作墓誌又為作序於故人之誼不薄其不早汲引豈無意乎蓋世傳聖俞不得志作一書名碧雲駟以詆諸公葉夢得嘗辨為魏泰作然於石林燕語載范公初貶饒州聖俞嘗作靈鳥賦以寄及公秉政意其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蓋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乃作後靈鳥賦云我昔閔汝之忠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工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

清波雜誌引聖俞聞范公訃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
酒壺俗情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
腴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疑碧雲駮一書真出聖俞
合而觀之聖俞之為人可知歐公待之最為得體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十一

合而觀之聖俞之為人可知歐公待之最為得體
如報慈門館隔泣與衆人殊疑碧雲駮一書真出聖俞
酌壺谷計張河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
前越縣志臣聖俞聞范公訃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

聖祖御評

自待甚重故立
論皆高人一層

其用送徐無黨南歸序其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
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
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
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
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
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
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
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三

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
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
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
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
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
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
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

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王志堅曰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遊京師每聽歐陽文忠公王荊公司馬溫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四

歐陽修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五

公多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云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一言之報也此序諄諄以徒言為誡耶此

段公於文學曾不自足而必求政事以及人非聖賢心
事何以有此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四

歐陽修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三



重刊本

刻本

